

藏在回忆里的深爱

芸生 著

你最爱的人是谁？
他从什么时候开始，
变成了你最恨的人？

一段别后重逢的深情虐恋，
一件尘封多年的惊天大案，
千万读者热泪盈眶、感动推荐

纵使你的容貌更改，性格颠覆，
他依旧能仅凭关于你的记忆，
从细枝末节中认出你。
因为，你是他藏在回忆里的深爱。



CANG ZAI
HUI YI LI DE SHEN AI

芸生
著

藏在回忆里的深爱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藏在回忆里的深爱 / 芸生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552-4440-0

I. ①藏… II. ①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8818号

书 名 藏在回忆里的深爱

著 者 芸 生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
特约编辑 崔 悦

版式设计 李红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6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440-0

定 价 36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

楔 子	001
第一幕 遇心	004
第二幕 撼情	043
第三幕 离散	097
第四幕 风波	147



第五幕	博弈	183
第六幕	沉鹤	238
番外	最后的最后	278
番外	开始的开始	284
后记		291

· 藏在回忆里的深爱 ·

盛城，隆冬。

无处不在的寒冷，令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个暖气房躲起来。然而，这座城市里，能二十四小时不打烊且能持续供暖又无需任何消费的，大概只有路边全天候的 ATM 机屋。而白鹤冉显然是没有这个福气的，口袋里叮咚碰擦着的硬币，在不停地提醒着她此刻的穷困。

ATM 机屋里还躲着操作的人，机器数钱的声音唰唰地响。自尊心让白鹤冉没有勇气去提醒里头的人动作快一点儿。

她裹紧大衣，悄悄走远了些，只等 ATM 机屋里头的人出来，她再进去避寒。

临近年关岁末，步行道上人烟寥寥。

白鹤冉坐在步行道上的长椅上，搓手呵着气，企图用体内稀薄的温度驱赶漫天的严寒。

忽然，有脚步声由远及近地飘过来，高跟鞋尖锐的鞋跟陷进雪地里，仿佛是一根强硬的螺丝钉在往木料里挤，那声音令人恨得牙痒。

白鹤冉下意识地抬眼，看了来人一眼。

她只看见一头乌黑卷曲的长发，那是个女人。

女人掸去长椅上的积雪，在白鹤冉身旁坐下，又顺手从兜里掏出烟盒，点了一根。

烟圈在女人的头顶盘旋，没一会儿，西北风就裹挟着烟气，蹿进白鹤冉的鼻孔里。

白鹤冉猝不及防地一阵干呕。

女人是个老烟枪，吐出的烟圈漂亮极了。过了会儿，她跟熟人似的，开始同白鹤冉搭腔，“看今天的报纸了没有？”



“什么？”

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，“看看吧。”

白鹤冉顺手接过报纸，就着街头昏暗的灯光，阅读头条文字。待她看清报纸上的内容，微微吃惊，却也并不意外。

女人侧过脸，逐字逐句地读出头条内容，“佰城集团清盘破产，掌门人白宏海不堪重负跳楼自杀，其女不知所终。”

白鹤冉不置一言。

女人意味深长地笑道：“看到自己的父亲破产自杀，白小姐你难道就不恨吗？”

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我曾经在白家的一次公开宴会上见过白小姐。”细长的女式香烟在暗夜里开出花来，女人说：“我是来帮你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有一张好看的脸，这是我所需要的。”

白鹤冉忽地笑了起来，“国内首屈一指的金牌经纪人郁欢小姐说要帮我，未免也太高抬我白鹤冉了。抱歉，我已经过了相信天上会掉馅饼的年纪了。”

郁欢掐灭烟头扔在雪地里，用脚尖碾碎，“我出身单亲家庭，家境贫寒。八年前，得益于佰城集团的助学基金，我才读上了大学。白宏海先生是我的恩人，我没有理由不帮你。”

“我很感动。不过……”白鹤冉不为所动，起身要走，“抱歉，我父亲死后，我已经不相信知恩图报这种事了。”

白鹤冉有轻微的夜盲症，夜晚灯光昏暗，加之她身体负荷过重，行走极为吃力。

她咬着牙，紧紧扶住了长椅把手。

就在此刻，正要起身的郁欢看出了其中的端倪。她清楚地看见白鹤冉藏在大衣里的腹部，竟是微微隆起的。白鹤冉生得瘦弱，完全不可能是因为肥胖。那么，就只有一种可能……

“你怀孕了？！”郁欢蓦地站了起来。

闻言，白鹤冉表情一僵，嘴唇紧闭，似是被人戳中了痛点。

郁欢走过去，“怀孕了还穿着高跟鞋，你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了？”

“不关你的事。”白鹤冉推开她，踩着高跟鞋往雪地里跑。

雪地湿滑，白鹤冉重心不稳，一瞬间整个人栽倒在了地上。她后背着地，并没有碰到肚子，白鹤冉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肚子。没有人知道，之前的很多天里，她已经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手段让这个孩子离开她的身体，甚至不惜以两败俱伤的方式。然而，这个孩子却像是在白鹤冉的肚子里扎了根似的，岿然不动。

郁欢赶紧上前几步将她扶了起来，带她坐回长椅。

“冷吗？拿我的手套过去取暖吧。”郁欢将自己的手套摘下，也不管白鹤冉是否愿意，直接套在了她手上。

手上的温暖令白鹤冉死灰般的眼睛里恢复了一些光亮。片刻后，她听见郁欢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“跟你说个我的故事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白鹤冉问。

“我和我丈夫的故事，哦不对，是前夫。”郁欢幽幽地笑了，冷风吹着她卷曲的长发，在风中飘散，“我和我前夫是在大学里认识的，我们像所有大学情侣一样恋爱，水到渠成地结婚。然而，结婚不到三年，他就出轨了。后来，我们就离婚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小时候经历过一场车祸，车祸伤及子宫，终身不能受孕。他很想要孩子，所以跟人出轨了。”

郁欢转过脸，看向白鹤冉，“白鹤冉，我可以捧你，让你做一线女星。但我想要你的孩子，这是一场交易。你想不想东山再起？”

白鹤冉心中百转千回，眼前飘出了那张她恨极了的脸。许久后，她才回了一个字，“想”。大雪肆意飞舞的盛城冬夜，两个女人的影子映在路灯下。

“以后，你就不能叫白鹤冉了，换个名字吧。”

“那就叫夏悠吧。”

就在那个夜里，白鹤冉死了。

而夏悠，活了下来。

故事才刚刚开始。

第一幕 遇心

诚如郁欢所言，这六年里，她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在将夏悠推上一线女星的宝座。只可惜，夏悠自己太不争气，至今仍是个三流女明星。

六年后。

车窗外，景色连绵地往后退。

商务车司机驾驶技术不行，偏偏还跟火烧屁股似的，开得飞快。路上横着一块石头，司机没看清直接开了上去，可怜了坐在后排的夏悠，生生被顶到了车顶板上。

夏悠脑门吃痛，她摸着脑袋，龇牙咧嘴地抱怨：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下高速都快一个多小时了，还能不能到了？”

“得了，姐，这句话你今天已经问了三十三遍了。”前排的助理越芹转过脸来，不耐烦地瞪着夏悠。

“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到底还有几分钟才能到？”

越芹摊摊手，“没来过，不知道。”

夏悠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。

半分钟后，她又好整以暇地腆着笑脸，撑着前排的座椅，探出脑袋去跟越芹说话，“小芹啊，要不你打电话跟郁姐说一声，这个公益片拍摄就算了，咱们别去了吧。”

“你以为我想去啊！”越芹略显圆润的脸上充斥着不满，“要不是你前几天发脾气当众掌掴了记者，还摔了人家的相机，咱俩至于被郁姐发配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吗？”

“我又不是故意的。”夏悠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来。

越芹叹了口气，“郁姐说了，因为当众掌掴记者的事，你最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太差了。前段时间你签约的新戏，制作方都已经明确提了解约。算起来，你现在可是连通告都没有一个。目前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多参与一些公益题材的拍摄，说不定能挽回一些在公众心中的形象。正好这段时间外界把你骂得臭如狗屎，找个地方躲躲也好，免得你那暴脾气听见之后又生事端。”

“我也没拒绝参加公益题材的拍摄啊……”夏悠干脆绕到了越芹旁边跟她同排坐下，“可是你说，接什么公益拍摄不好，偏偏要接丹顶鹤的。你和郁姐难道就不知道我最害怕的就是带羽毛的鸟类吗？”

越芹粲然一笑，“郁姐说了，对你来说难度系数越大，越不可能达到的事情，观众越喜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越芹指点迷津，“千篇一律的事情，观众早就看腻了。而你现在在做的，是突破自我。”

“什么突破自我，这明摆着就是难为我。”夏悠好看的眉眼全都皱成了一团。

夏悠虽说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但在剧组拍摄中，她拎得了蛇，搂得住老虎，同组女演员没一个敢这样。可偏偏就是这样的夏悠，也有她最害怕的东西——一切的鸟类。曾经有一名热心影迷，在她的一场新片发布会上，别出心裁地送了她一只喜鹊，寓意喜事将至新片大卖。结果把夏悠吓得当场哭了起来。好心的安保人员以为夏悠受了惊，立刻将影迷五花大绑下去。第二天，夏悠怕鸟一事，就成了小报的头版头条。

一旁的越芹拍了拍她的肩，难得的一本正经起来，“别浪费了这次丹顶鹤纪录片的拍摄机会，这可是郁姐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，暗地里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呢。”

夏悠听在耳朵里，无声地点了点头。

路过一段乡间小道，商务车终于驶入了目的地——丹顶鹤自然保护区。

未来，夏悠需要在这里待上一整月，以完成有关丹顶鹤保护纪录片的所有拍摄。郁欢将时间控制得正正好，一个月不算太长，足以让舆论平息，也不至于让公众忘记夏悠这么一个人。郁欢作为娱乐圈一名金牌经纪人，曾捧红过无数大红大紫的明星。



就凭这一点，夏悠对郁欢的信任是毋庸置疑的。况且，六年前生死之交的情谊，早就让夏悠学会了无条件信任郁欢。毕竟，在她险些冻死在街头无人问津的时候，只有郁欢向她伸出了援手。

夏悠靠着车窗，老远就看见了保护区入口围着的铁栅栏，上面横着一块牌匾，有几个鎏金的大字：柘城丹顶鹤保护区。

栅栏顶头尖锐，隐约能看见尖端的银光。夏悠忽然觉得，眼前的保护区就像是一座监狱。

车子开进保护区，途经水塘，轮胎裹挟着泥水往上溅。夏悠坐在窗边，虽是隔了一层窗玻璃，当泥水甩上来时，她还是条件反射地闭了眼。结果，车开出水塘的时候，一阵颠簸，夏悠没坐稳，整张脸都撞在了车窗上。

夏悠感到嘴里泛着淡淡的血腥味。她暗自腹诽：今天可真是个雪上加霜的日子。本来被发配到这种地方就已经够悲惨的了，现在连着撞了好几回，她都分不清身上哪一块是舒服的了。

“这破地方怎么到处都是水塘？”她嘀咕着。

副驾驶座上的引导员给她解答，“夏小姐，这一周您将会在丹顶鹤雏鹤人工培育园里度过。因为人工培育的雏鹤刚出生，抵抗力较差，所以一般对出入这里的车辆，我们都会进行消毒。我们刚刚路过的水塘，里面积蓄的就是消毒水，可以进行车体的消毒。”

“是这样啊。”夏悠完全没有兴趣，揉着她的鼻尖埋怨，“我这前几天刚修整过的鼻型，刚刚那一撞，也不知道撞弯了没有。”

“夏悠！”商务车中间一排传来越芹的一声轻喝。

被点了名的夏悠，下意识地抬起头，就看到越芹一双瞪圆了的眼睛。

越芹越过座椅，探身到夏悠面前，低声嘱咐道：“车里还有外人，关于你整过容的事情，不要随随便便提起。你可别忘了，上次你整容的话题在微博上炒得多热闹，最后还是郁姐用公司一线女演员的绯闻才压了下去。现在，你本来就有负面新闻缠身，不要再让这样的事影响到你的星途。”

夏悠怨怨地吐了一个字，“哦”。

夏悠确实整容了。从六年前开始，直到前两年出道之前，夏悠经历过数次整容。白鹤冉的身份显然不能再用，为了成为夏悠，她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，开眼角、磨骨、

丰唇……

郁欢远比她更懂得自己。她要从白鹤冉变成夏悠，无须大动干戈，只需要每一处都稍稍调整，整个五官组合在一起就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白鹤冉，而是独一无二的夏悠。

她原本就生得一张好脸，每处再经过细致雕琢，自然是美得不可方物。大概也是因为长得太漂亮，演技却又一般，“花瓶”一直都是圈内人给夏悠贴的标签。

车行至一处地势平坦的院落，才终于停了下来。

越芹一边从后备厢里拿出夏悠的随身行李，一边说：“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，你先进去吧。”

“你不一起过去？”夏悠问。

这近两年的演艺生涯，常年陪在夏悠身旁的，除了经纪人郁欢，就是身边这个胖助理越芹。现在她突然说要留自己一个人，夏悠反倒是不习惯了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后备厢被大力关上。越芹拍了拍她的肩，解释说：“因为这是涉及丹顶鹤保护的科研型项目，并非表演性质，对方给出的合作条件很苛刻，只允许你一个人进去。郁姐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你可别浪费了。”

夏悠由随行的引导员带入院内。

在乡间不长的小道上走着，夏悠忽然生出了些似曾相识的味道。

初秋刚烧过荒的平原上，除了乌压压的一片灰，看不见任何多余的色彩，仿佛在人的人心上也压了一朵乌云，心绪一时间被压低。

引导员是个年轻的姑娘，大概是担心夏悠怕生，热情地跟她解释，“雏鹤培育园里有专人掌管。前几年，钻研丹顶鹤培育的老教授突然过世了。因为国内的培育技术尚不成熟，没有接管的人，而老教授也只把培育技术留给了他唯一的徒弟，所以现在都是他的徒弟在管。”

引导员眯眼笑着，“他挺年轻的，长得也挺好看，我们都管他叫先生。”

“先生？”夏悠反问。

“是啊，他有点儿严肃，待人也比较苛刻。他平时难得来一趟培育园，来了就是教我们这些大学生关于丹顶鹤的知识。你这回可是碰上了，他这一整个月都会待在这儿。”引导员回过头来，微笑着说，“哦对了，你这些天就是跟着他一起做项目。”

“是吗？”夏悠回以一笑。



夏悠直觉这位“先生”似乎不好应付。

没一会儿，小路就走到了尽头，面前是一座孤零零的院子。院门打开着，里头挂着厚重的塑胶卷帘，像是老式恐怖电影里的场景。

夏悠来之前曾做过功课，知道这封闭的卷帘门是用来隔绝培育室和外界的温度，以达到室内恒温孵化的效果。

引导员敲了敲门板，向里头的人表明来意。

片刻后，有人撩开卷帘，走到夏悠面前。

他浑身纯白，白大褂、白手套、白口罩，像是刚下手术台的医生。

夏悠看见他微笑着走向她，摘下口罩，一并卸下手上的塑胶手套，在她面前站定。

他齐耳的利落短发，被口罩系带掠过，带起耳边的碎发。两撇英挺的眉，衬得一双眼深邃如海。

他朝她伸出手，“你好。我姓霍，霍岐南。”

对面伸出的那只手，令夏悠有半秒钟的迟疑。大概是隔得近，夏悠甚至能看清他手心紧密分布的掌纹，类似树木的年轮，层层叠叠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个旋。

回过神后，她才伸出手回握，自我介绍道：“夏悠。”

霍岐南并未与她多言，打过照面后，他转身撩开塑料卷帘，又重新走进了培育室里。

等他消失，一旁的引导员才悄悄地顶了一记夏悠的肩，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先生对人笑呢，看来你这几天跟着他不会难过了。”

“啊？”夏悠不明所以。

“我们新来的大学生，哪个第一次跟先生见面不是被他劈头盖脸地骂一顿。大概是钻研学术研究的人都喜欢铁青着脸。我猜啊，他对你笑，肯定是看过了你演的电视剧，知道你是大明星。而且你比电视里好看了不知道多少倍。果然男人都对长得漂亮的女人青睐有加。”

“那倒是谢谢你的夸奖了。”

引导员笑得腼腆，“我说的是事实。”

门口被撩过的卷帘仍在左右晃动着，示意着来过的人才离去不久。

夏悠想着，她那些演技拙劣的电视剧他要是真看过，倒真是让她有些后怕。不过她转念一想，她和他不过就相处一个月，似乎也没什么好担心的。

因为她是夏悠，不是白鹤冉。

开工的第一天，夏悠就过得不舒服。

纪录片导演是郁欢的圈内挚友，为了让夏悠的名气起死回生，给足了面子，硬是给她在科学纪录片里加了无数个镜头，只为从正面侧面远景近景，处处体现夏悠的温婉善良。因此，当导演要求夏悠从霍岐南的手中接过哺育了半个月的雏鹤，轻柔抚摸，一并让摄影师来个近景特写的时候，夏悠都没好意思拒绝。

此刻，霍岐南就站在她的右手边，隔得很近，夏悠能闻见他身上须后水的气味。

他带上塑胶手套，从培育箱里拎出雏鹤，嘱咐夏悠：“手掌托平，让雏鹤的脚掌能够立在你的手心。抚触它身体的时候，力道不要太大。雏鹤刚出生不久，骨架脆弱，过大的力道会伤到它。另外，千万别让它掉到地上，它还不会飞，高处坠落会要了它的命。”

偏偏夏悠对这种带羽毛的鸟类怕得不行，从霍岐南手中接过雏鹤时，她刚一触手，雏鹤就扑腾了一下翅膀。夏悠吓得立刻松开了手，雏鹤瞬间就掉在了地上。

雏鹤落地的那一刻，周围一片死寂。

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稍有差池，谁都承担不了责任。

四周还围着丹顶鹤保护区里的实习饲养员，见到这一场景，全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正当他们想着，一向严谨的霍岐南会怎样训斥夏悠以及一众拍摄人员时，没想到，他却只是静默地弯下身将雏鹤从地上捡起，放回培育箱里，说：“今天的拍摄到此为止，明天再继续。”

导演组十分识相，各自拎着器材散了。而实习饲养员们也生怕引火烧身，瞬间作鸟兽散。

空荡荡的培育室内，只剩下夏悠和霍岐南。

夏悠想起自己的行李还在门外，下意识地跟了出去。然而，还未等她迈开步子，就听见霍岐南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，“你的行李已经被搬到了后院，附近没有额外的酒店公寓，保护区晚上十点以后就不允许任何人外出。由于凌晨偶尔需要拍摄，摄制组在培育园外扎营住帐篷，导演跟我要求过你的特殊住宿需求，所以这几天你可以住在后院。我就住在你的隔壁，有事可以找我。”

“嗯，好。”夏悠往后院走。



夏悠向来是个随遇而安的人。既然摄制组给足了优渥条件，她没有理由不享受。毕竟，要是不认真享受，倒显得欲盖弥彰了。

是夜，平原上起风，一并刮过院内。

留着缝的窗户，扑簌簌地响，吵得人无法入睡。

夏悠在陌生的地方睡不着。她脑子里乱得很，来来回回都是六年前父亲惨死的画面，虽没有亲眼看见父亲摔下十八层高楼，可想象远比现实更夸张，眼前全是血肉模糊的一片。

她摸索着打开床头灯，披了条披肩就住院外走，企图用初秋肆虐的冷风吹散脑子里那些画面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只可惜，似乎没什么效果。

正当她准备折返时，听见细碎的脚步声正朝她走来。

她猜得出来人是谁，也不回头，直接对着面前的空气说：“霍先生这么晚不睡，是出来乘凉？”

一阵窸窣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，之后是涓涓的水声。

“不是。”霍岐南一边斟水，一边说：“我晚上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，水凉了，出来换一杯。”

“霍先生居然需要安眠药辅助睡眠？难不成是经手的人命太多了，血腥太多，睡不着？”夏悠回过头，好看的眼眸弯得像是只狡猾的狐狸的眼睛，“别误会，我指的是霍先生从业那么多年，培育的丹顶鹤有生必定也有死，死去的都是命，活着的都是运气。”

“生死各有命数，血腥都不在我的手上，夏悠小姐多想了。”霍岐南眯眼笑着，目光看向她，“我倒是想问问夏小姐，为什么明明害怕带羽毛的鸟类，却偏偏还要来参加这次纪录片的拍摄？”

“如果现在是在为白天差点儿害了雏鹤的事情兴师问罪，那我还是先走了。”

“我只是纯属好奇。”

夏悠扯了扯松垮垮的披肩，说：“霍先生要知道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惧怕就能不做的。吃一行饭，干一行事，我是个演员，是个明星，经纪人要求我做什么，导演要求我做什么，我就得做什么。不是我害怕就有人允许我避免。我犯了错，就必须付出行动弥补。优胜劣汰是圈内的生存法则，而我不想被淘汰。”

“因为当众掌掴记者的事？”

“霍先生调查过我？”夏悠微眯起眼。

“并没有。”霍岐南突然笑了，“盛城不太大，我偶尔也看一些电视或报纸，夏小姐的事迹传得很快。能让传闻中脾气甚好的女演员夏悠发脾气当众掌掴记者、怒摔相机的原因，我倒是很好奇。这位记者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？”

夏悠的脸上明显挂不住了，“如果这是讽刺的话，抱歉，我先走一步了。”

夏悠头也不回地往里屋走。

在圈内，她确实没什么脾气。即便是现如今一直屈居三线，她也毫不懈怠，一直兢兢业业地对待着工作，任劳任怨。只是掌掴记者的事，众人将矛头全都指向她，她又有说不出的苦衷，满心的委屈也只当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

此刻伤疤被揭开，夏悠确实是被激怒了。

她沿着原路返回房间。然而，来时走廊里她特意留好的那盏灯也不知被谁熄了。她有轻微的夜盲症，来这里时走得太急，忘了随身携带抵抗夜盲症的维生素A。现在，昏暗的走廊让她眼前一片黑，根本看不清东西。

夏悠听到旁边似乎有脚步声，她不想让人知晓她有夜盲症的事情，就昂首挺胸地朝记忆中的方向走。可她是第一天住在这里，路线根本就记得不熟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夏悠撞上了走廊上的凳子。

明明疼得很，她却强忍着，若无其事地往前走，生怕背后的人看出端倪。

她记忆中，拐过弯就应该到她的房间了。可走了好几步，她也没能找到房间的正确位置。

就在这时，走廊里忽然亮起来的灯光，还了她一整个清明的世界。

霍岐南站在走廊尽头，说：“走廊里暗得很，我给你开盏灯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拍摄再次开始。

摄制组的条件实在有限，连个像样的化妆师都没有。夏悠给自己上了个淡妆，顶着两团黑黑的眼圈就投入拍摄工作中了。

因为昨天摔鸟的事，摄制组已经不敢再让夏悠去触碰雏鹤了。毕竟要是国家保护动物出了什么问题，怕是他们一组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于是，整组人都在忙碌着，只有夏悠眼巴巴地被安排在了在一旁观战。

前两天的那名引导员不知从哪里蹿了出来，走到夏悠旁边，递了一把钥匙给她。



夏悠错愕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后院药房的钥匙。”引导员抿唇笑着，“听说有一批雏鹤最近生病了，先生要去取一些维生素类药品，化在食物里给雏鹤服用。本来这是我的差事，恰好我昨天听说你在拍摄当中犯错了，正好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，在先生面前戴罪立功，争取接下来的拍摄好过些。”

引导员的善意提醒让夏悠有些感动，“那就谢谢了。”

“不客气。这平原上风大，容易感冒。有了钥匙之后，你要是生病了，也可以到药房里找感冒药，很多都是人畜通用的。”

“人也可以服用？”夏悠反问。

“是啊，大多都是，不过你用之前最好先看一下使用说明。”

“那有维生素 A 吗？”

引导员抚了抚腮帮，“应该有，我记得前段日子还补过货的。”

夏悠忍不住嘴角上扬，钥匙握在手心里，感觉舒心极了。

看来，这鬼地方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。至少，夜盲症这个问题应该算是解决了。

中场休息时间，摄制组的人都散了。

培育室里只剩下了霍岐南一人。柔和的白炽灯照在他的发心，光圈在他的黑发上泛滥，衬得他的侧脸更加俊朗。

片刻后，有人从外头走进来，之后，来人在他面前立足。

是那位女引导员。

“先生，药房的钥匙我已经给夏悠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霍岐南回。

“我不懂您为什么要告诉她错误的信息。明明雏鹤出生之后，我们从来不给它喂任何药物的。”

霍岐南将培育箱关上，缓缓抬眸，“有些东西，必须要拐弯抹角，才能让她心安理得地获得。这些，你不懂。”

引导员不懂，夏悠也并不会知道。刚出生不久的雏鹤需要在最自然的环境下成长，连一丁点儿的抗生素都用不得，更不用说莫名其妙的维生素类的药物了。